

高伟光 著

“前”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与  
后现代主义文学

QIANXIANDAIZHUYI  
XIANDAIZHUYI YU  
HOXIANDAIZHUYI WENXU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7-5004-5496-1



9 787500 454960 >

ISBN 7-5004-5496-1 定价：18.00元

高伟光 著



**“前”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与  
后现代主义文学**

QIANXIANDAIZHUYI  
XIANDAIZHUYI YU  
HOXIANDAIZHUYI WENXU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高伟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7  
ISBN 7-5004-5496-1

I. 前… II. 高… III. 文学研究-西方国家-19  
世纪~20 世纪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1449 号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尹 力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戴 宽

---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盛华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625

插 页 2

字 数 170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随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现代主义运动逐渐进入尾声，人们对它的研究热情似乎有所减弱。在西方，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学者开始由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化研究，各种理论大潮纷至沓来，大有令人应接不暇之势。但是，随着德里达、利奥塔、福柯等人的理论相继进入“热寂”之后，文化理论的研究也进入相对衰弱的阶段，即进入了所谓的“理论之后”的时代。国内研究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学者也大致跟随着西方学者的研究路径，人们不但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逐渐失去新鲜感，同时也面临着“理论之后”的学术迷茫。正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伟光同志的《“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企图以理性和距离来重新审视已经成为过去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并希望从纷繁复杂的线索中理清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轨迹，我认为，他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就。

伟光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对前期文学的超越，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对立的关系，但它在总体上不仅与现代主义思潮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它与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也形成有机的整体。伟光认为，由于浪漫主义者不满于现实的各种丑恶现象，而他們又不是从现实生活中企图进行反抗和斗争，而是希望在精神世界上达到改造现实的目的，这就必然使浪漫主义文学陷入困境而被现实主义文学所超越；而现实

主义文学的困境则是由于其过分注重现实苦难而陷入宗教的救世幻想中，因而也被迅猛发展的时代所超越。正是这种西方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使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得以在现实主义文学的温床中孕育出来。但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超越并不完全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具有一种深刻的精神联系，这种精神联系体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内部的反现实主义因素中，许多在传统文学中取得重要成就的作家，其实在他们的作品中已蕴涵着现代性的因素，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正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获得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的。

就现代主义本身而言，其中的各种文艺流派虽然复杂多样，但这种差异并不是质的差异，而仅仅是量的不同，它们都是现代性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表述的结果，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本质的差异，它们仅仅是现代性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联系仍然没有割断。这样，19世纪的西方文学与20世纪西方文学都可以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它们之间虽然有差异，但它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使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文学成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伟光还把19世纪中后期的众多文艺思潮概括为“前”现代主义，他认为这些纷繁复杂的文艺思潮不仅仅是单独的文艺思潮，而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达成精神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它们一方而使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在合乎逻辑的方向上推向极端，使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的缺陷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并进而被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所超越；另一方面，这些转折时期的文艺思潮由于它们自身孕育的现代性因素而合乎逻辑地成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前奏，这些文艺思潮虽然还保存着相当的传统文学的因子，但就其本身的物质来看，其现代性因素已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的这一概括不一

定完全恰当，但这种概括却使西方文学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有机链条，从而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伟光同志是我省（江西）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后起之秀，我与他虽然交往不多，但他的谦虚、勤奋、好思和踏实肯干的作风，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前两年他师从北京师范大学著名学者刘象愚先生，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获同行专家的好评，并已经出版发行，本书是他博士毕业后的第二本著作，可见其势头之猛。我相信他在今后的日子里能更加努力，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多更新更骄人的成果。

是为序。

傅修延

2005 年 12 月 24 日

# 目 录

序 .....	(1)
绪论 .....	(1)
第一节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 .....	(1)
第二节 现代主义的提出和范围 .....	(9)
第一章 “前”现代主义文学 .....	(13)
第一节 传统文学的困境 .....	(13)
第二节 转折时期的文艺思潮 .....	(24)
第三节 现实主义内部的反现实主义倾向 .....	(33)
第二章 现代主义文学 .....	(42)
第一节 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基本特征 .....	(42)
第二节 现代主义诗歌 .....	(49)
第三节 现代主义小说 .....	(85)
第四节 现代主义戏剧 .....	(107)
第三章 后现代主义文学 .....	(116)
第一节 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	(116)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诗歌 .....	(134)

---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小说 .....	(147)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戏剧 .....	(181)
结语	.....	(197)
参考文献	.....	(200)
后记	.....	(203)

# 绪 论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是西方社会大转折、大变动的时代。从总体来看，这个时期是西方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下降、势力衰落的时期，但这种衰落并没有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向新的历史阶段迈进；同时，这个时期西方社会文化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经过整个 19 世纪，尤其是 19 世纪末的反理性、反传统的强大社会思潮，统治欧洲几千年的理性传统和基督教教会体系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当历史转到第 20 个世纪时，西方社会与 19 世纪以前的时代相比，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显示这个时代鲜明的特点。

## 第一节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

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六七百年的历史，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但在经济形式和政治体制上却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了许多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大约 13 世纪至 18 世纪）其经济形式主要是工场手工业，“早期资本主义仍然带有手工业时期的标志，传统主义仍然强大，经济生活带有个人色彩，买主和卖主允许个人好恶影响他们的关系，雇主和工人靠宗法联系而

结合在一起”<sup>①</sup>。而在中期资本主义时期（1750—1914年）“利润原则和理性主义影响着一切经济关系。市场扩大了，营业额扩大了，科学的机械技术被利用了，各种关系已不再具有人的性质而体制化了”。<sup>②</sup>资本主义从它的产生到这一阶段，在经济形式上的变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个体工业向集团化工业的转变，即由自然经济向社会化经济的转变。这种工业化过程首先必须依赖于从自然界中生产产品，随着社会的大规模生产和制造，土地与地主、农民的关系逐渐被资本和资本家所取代，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就形成了以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正是这两个阶级在现实和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对立，使这时期的经济关系仍然处于政治的支配之下，国家政权掌握着经济领域的各方面关系，传统权威仍然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国家的统治形式仍然没有摆脱强烈的宗法文明色彩。

马克思说：新的社会结构，即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在旧社会的母胎中已得到充分的发育。在盛期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已成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在这个时期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在整个社会领域里是起支配作用的环节。政治已成为经济的附庸，政治措施的制定、实施都是为了经济利益，经济已经开始渗透了社会的其他各个领域，这一特殊的经济形式，必然造成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各种矛盾的激化，尤其是数量日益缩小的资本大王与数量日益扩大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的组织形式和经济关系与旧的资本主义进一步分化，这种分化，“使得新的一代由于对那些旧的争论缺乏记忆，同时，由于没有稳定的传统可以依靠，所以正在一个精神上已经抛弃了过去那种

<sup>①</sup> [美]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5页。

<sup>②</sup> 同上。

启示录般的、千年幸福的幻想的政治体制中寻找新的目标。在探索‘事业’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绝望的、差不多是忧郁的愤怒情绪……焦躁地探索一种新的精神上的激进主义”<sup>①</sup>。凡此种种与传统资本主义经济和政体的区别，明显地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常说的现代社会，它大致相当于沃纳·松巴特划分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延续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种种动荡不安的因素，在新的时代中这些不安因素显得更为剧烈。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缓和各国之间和本国的经济、政治矛盾，他们进行了一次次疯狂地扩张殖民地、瓜分世界的争夺，当这种争夺发展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时，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由于瓜分世界的矛盾仍没有得到根本解决，35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就是帝国主义面临着深刻矛盾带来的结果。同时，由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如反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战争行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在这一时期里已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帝国主义的政治体系遭到极大的冲击。在经济上，西方现代社会尽管遭受两次世界大战的空前浩劫，造成了人民物质财产和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但其经济并没有停止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战争还刺激了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因为他们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军事技术上首先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催生了新的生产技术，也就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战争对旧事物的摧毁又使得旧的生产技术被迫淘汰，新技术能够以最快速度在生产中推广。因此，经过

---

<sup>①</sup> [美]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页。

战争摧残的现代社会，其生产力不断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具有现代特色的创造发明不断涌现，并应用于现代生活中，这种结果不仅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根本的改变，而且使人们更加紧密地与经济生活联系在一起。

在思想理念上，现代社会体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危机意识和变革意识。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和表面化，以及由此造成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创伤，因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深刻的、严重的精神危机，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18世纪的启蒙学家曾求助于理性，来“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铲除一切与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而结果“这种理想竟是一幅极度令人失望的讽刺画”<sup>①</sup>。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及其结果，使人们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安全感、无所适从、缺少同情，一切都处在异己力量的恐怖中，一切都变幻莫测，人只有求助于自己，唯有自我可以信赖。

同时，现代社会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变革意识，它体现在对资本主义形成以来所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社会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一整套具有现代特色的观念体系的不满，以此来取代西方传统社会的全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以上描述的就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这个时代已不是一个权威的时代、信仰的时代，而是一个分析和思考的时代。这个时代没有偶像，每个人都是自己心中的偶像，每个人都在自己构筑的幻想中思考、分析，“他并不看，他观察；他不描写，他经历；他不再现，他塑造；他不拾取，他创造”（埃德米特）。现代人每个人都是根端的自我主义者，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现代人在心理

---

<sup>①</sup>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

上陷入了一种深刻的不确定状态中。他们的心灵被分裂成两半，不确定性和强烈的怀疑主义自始至终萦绕着他们。荣格说，现代人的这些特征“是一切旧的发展阶段的最后产物，但同时又是人类一切希望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大失望”<sup>①</sup>。这种失望既是对一切外在世界和人类前途的失望，同时也是对一切存在的意义的失望，而这一切极端的观念，导致了现代人及整个现代社会精神上的危机。

我们知道，19世纪以来的反理性主义思潮不仅彻底地摧毁了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而且也给传统社会的现存秩序以巨大的打击。19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动荡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到了19世纪，其基本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统治制度都还处在形成过程中，许多旧的矛盾还没有得到解决，新的矛盾和利益纠纷又层出不穷，致使欧洲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陷入重重危机之中。欧洲各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挽救这一局面，疯狂地在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对落后国家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奴役，企图以此缓和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这种疯狂的殖民扩张必然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刻矛盾，当这种矛盾达到无法解决的状态时，便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矛盾还没完全解决，几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爆发了，这两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心理。荣格说：“世界大战灾难性的结果导致了我们的意识观内的革命，这场革命发生在我们的内在生活中，它表现为我们对自己和自身价值的信仰的土崩瓦解。”<sup>②</sup>此后，欧美社会在战后尽管其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战后形成了美苏两霸

<sup>①</sup> 荣格：《现代人的精神问题》，《寻求灵魂的现代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sup>②</sup> 同上书，第229页。

为代表的新的世界战略体系，他们不间断的核武器制造和竞赛，不仅没有消除人们在战后对战争的恐惧，而且随着现代高科技进一步应用于军事领域，人们对人类前途的忧虑和自身命运的担忧变得更为强烈，正是在这一切事情上，导致了他们深刻的怀疑主义和悲观绝望的情绪。

而且，由于20世纪社会现实的极端冷酷无情，现代人也已经冷却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改良世界的热情，使他们丧失了对社会未来的最后信念，于是他们就把这种怀疑主义转向自己的内心，“他的能量流向他自己的源头”（荣格），来凝视着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然而，他们发现自己的内心也是一片混乱和黑暗，科学和现实已无情地摧毁了内心生活的避难所，以前这些避风港如今成了恐怖之地，现代人犹如一个无处藏身的浪子，一切都被现代社会的阴影所笼罩、所挤压，每个现代人都无法回避生存的深切孤独，在城市生活中无法挽回乡村宗法式群居生活的混情，身居闹市而备感孤独，孤立无援，只身拚命成了现代人的基本感受。而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感受是多么不同啊！在那里，地球是永恒地固定和静止在宇宙中央，太阳顺着它的轨道绕着地球旋转，发射它混暖和煦的光辉。一切人类都是上帝的子孙，都沐浴在他的爱护之中，上帝成了他们今生自始至终的保护人，所有的人都明确地知道，他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怎样在这个上帝赐予的世界中寻找生活的快乐。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一切人类的混情都被战争和科学所毁灭。于是，混情脉脉的乡村文明被城市文明所取代，宗法文明被杂居文明所取代，人们一直孜孜以求的田园式生活的古典诗意也转向了那快节奏、高速度的现代诗意。生活似乎在猛然间翻了个身，一切都变了样，变成了与自己陌生的、异己的世界。

在现代社会里，现代人似乎同时存在着这两种生存状态，人们一方面在思考分析时代和享受生活，另一方面又逃避生活或做

梦。这两种状态既是现代人的生存追求，又是现代人的生活态度。现代人对具体的生活现象视而不见。我们无可否认，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是在飞速发展的，但那些日新月异的现代经济形式和快节奏、高效率的生活习惯，以及由此带来的丰富的物质生活，不但没有给他们带来和谐、稳定的生活，反而造成他们紧张、躁动不安的精神状态，李卜克内西当时描述着在这种状态下现代社会的现状：“当代社会飞速地接近崩溃，一种盲目的模糊不清的恐怖笼罩着它，它有如一群水牛，逃离草原大火，在失去理性的恐怖中闭眼逃窜，飞奔向前，不管前而而临的是否一片深渊。”<sup>①</sup>这种极端混乱的社会只能使他们感到恐惧、孤独和失望。既然他们所置身的世界不能给他们带来安全，他们便不再热心于关心现实的种种问题，他们对自己所在的世界感到无知，就如同生活在神话世界里的人对世界感到无知一样。于是他们就把身心都投放到自己的内心深处，站在世界之外来审视历史的发展和析现代生活的状况，但他们并不企求解决问题，而只是沉湎于自己的幻想中。在自己的幻想世界里，他们在其中享受着现代生活的痛苦和孤独。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不可信赖的，因为它充满着喧哗，它没有原则可以遵循，唯有从自己内心发出的心声才是真实的。因而，尽管他们创造的世界也充满着痛苦和孤独，但他们更愿意去享受自己创造的痛苦，而对真正的外在世界，他们则无动于衷。因此，现代人没有追求，只有享受，而享受的都是西方社会自己酿造的苦果。

同时，现代人还把西方现代世界放在一个不确定性之中。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是他们最为根本的生存体验，但他们对复杂性的理解并不是整体下的不同，而是根本的不确定。既然神圣的上帝已被人们拉下了神坛，那么整个世界从极本上讲都是没有信仰、

---

<sup>①</sup> 钱中文：《现代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第3页。

没有支柱、没有原则的世界，世界被相对主义和各种意想不到的偶然性所支配。因此，现代社会已不存在决定论，已没有了“不是……就是”的思维方式，而是被不确定的“既是……又是……”、“……以及……或者”所取代。在现代人眼里，任何规定都是愚蠢的、无知的，那些根本性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罪恶与神圣的对立，都只是暂时的，它们不断地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统一体。赫尔曼·海塞说：“在我看来，人类的最高贵的词语是那些少数神秘的词句和形象的比喻，在其中看到了世界伟大的对立在同一时候既是必然的，又是虚幻的。”<sup>①</sup> 现代人对相对主义和偶然性有极其深刻的体验，他们认为有时偶然性、运气、机会会创造意想不到的东西，这才是意义。因此，意义并不是被预先确定的，而是在不确定性中创造的，但意义的确定只是暂时的。它不像传统社会那样真理一旦建立——无论它是错的或对的——都是正确的。而现代社会的意义一旦时间和环境发生变化，意义也就不存在。因此，现代社会并不是由规则安排的，它没有规则，而在创造中一切又都是规则。

这种由现代人的强烈自我观念下形成的偶然性和相对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现代社会体系的崩溃，而这种崩溃，并不是事物的分崩离析，而是事物的“共毁”。正如爱尔兰诗人叶芝在《基督重临》所描绘的那样，这个世界是“猎鹰听不见主人的呼唤，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的时代，基督就要重新来到人间，为人类重分善恶，善的升天堂，恶的下地狱，这意味着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总之，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喧哗、恐惧、孤独和无意义的社

---

<sup>①</sup> 詹姆斯·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精神》，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